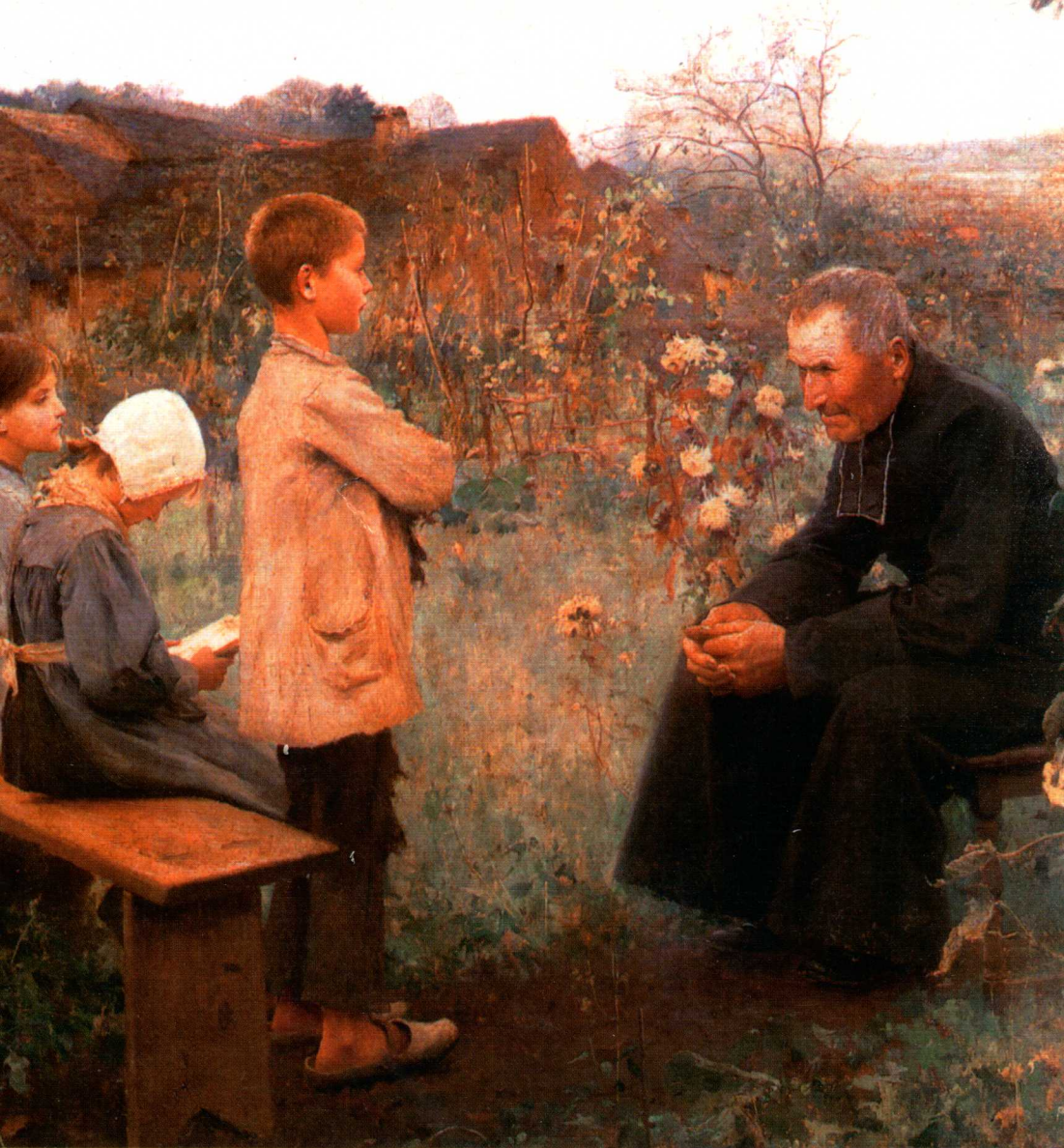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TONGNIAN · ZAIRENJIAN

童年·在人间

(苏)高尔基 著 李俊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TONGNIAN · ZAIRENJIAN

童年·在人间

(苏)高尔基 著 李俊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在人间 /（苏）高尔基著；李俊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04-1
I. ①童… II. ①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244号

童年·在人间

（苏）高尔基 著；李俊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6
字 数：451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04-1
定 价：41.6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童 年.....	1
第 1 章	1
第 2 章	10
第 3 章	21
第 4 章	37
第 5 章	49
第 6 章	61
第 7 章	68
第 8 章	78
第 9 章	92
第 10 章	106
第 11 章	124
第 12 章	139
第 13 章	156

在人间.....	169
第 1 章	169
第 2 章	183
第 3 章	195
第 4 章	205
第 5 章	229
第 6 章	241
第 7 章	250
第 8 章	262
第 9 章	273
第 10 章	286
第 11 章	301
第 12 章	315
第 13 章	331
第 14 章	341
第 15 章	352
第 16 章	361
第 17 章	371
第 18 章	382
第 19 章	393
第 20 章	402

童 年

第 1 章

在狭小而昏暗的房子里，父亲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他一身素白，身子伸得很长，裸露的脚趾奇怪地张开着，手指僵硬而有弧度地歪斜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前；他那只快乐的眼紧闭着，好像两个深深的黑洞，和善的面孔黧然发黑，难看地龇牙咧嘴好像在吓唬我。

母亲静静地跪在父亲旁边，上身没穿衣裳，用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零乱的又长又软的头发。她系着红色的围裙，哽咽地喃喃自语着，声音粗重而嘶哑，眼泪不断地从她红肿的眼里涌出，灰色眼睛仿佛要被泪水融化。

外祖母紧紧拽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和眼睛都特别大，松软的鼻子挺滑稽。她也在哭，哭得挺别致，仿佛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泣，她哭得浑身颤抖，以至于我的手也跟着抖起来。她用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想去，挣扎着躲在她身后，心里非常害怕，又觉得别扭。

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有一种突如其来无所适从的恐惧。外祖母翻来覆去地说着：“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本还不到年纪呀，可是他死了，你以后永远都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

尽管她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而且脑袋和眼睛都大得特别奇怪，甚至有些滑稽，但我从小就相信我外祖母说的每一句话。

我记得小时候曾得过一场大病，刚开始是父亲照顾我，他还是挺愉

快的，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1]，却换成了外祖母来照顾我。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我好奇地问她。

“尼日尼呀，是坐船来的，要知道，水面上是不能行走的，小鬼！”她答道。

在水上不能走！要坐船！这太可笑了，太不可思议了！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加尔梅克老头儿，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顺势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周围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风马牛不相及，糊涂得可笑^[2]。

“为什么叫我小鬼呢？”我好奇地问。

“因为你人小鬼大呀！”她笑着回答。她讲起话来亲切、快乐而又流畅，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和气又乐观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刻离开这间屋子。因为我住在这儿实在太压抑了，因为我也想了解外面更多的东西。

母亲的嚎啕哭声吓得我六神无主，她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态度极其严厉的。她高高大大，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力气特别大，总是打扮得清清爽爽的。可是现在不知为何，她全身臃肿，衣服凌乱不堪，以前的头发梳得平平帖帖的，齐整地贴在头上，像个漂亮的大帽子，现在都披散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编着辫子的另一半头发来回摆动，拂拭着父亲的脸。我在屋子里站了好长时间了，可她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只是不停地为父亲梳着头，不断地嚎啕大哭，泪水呛得她泣不成声。

门外好像站着些人在唧唧喳喳地谈论着，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着。

窗户被黑披肩遮着，乱起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振振有声，像船帆似的鼓起来。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得正尽兴，突然天上霹雳一声雷响，吓得我惊恐地大叫一声。父亲哈哈大笑，用膝盖紧紧夹住我，大声说：

“别怕，‘大葱头’，有爸爸在！”

[1] 高尔基三岁得了霍乱，他的父亲照顾时不幸被传染去世了。

[2] 尼日尼是地名，俄语为下面的意思，他误以为是自家的地下室，所以他自己觉得好笑。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劲地从地板上挺身站起，可没站稳，马上又轰然一声仰面倒下，头发散在了地板上。她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刷白的面孔变得铁青，她也像父亲似地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厉声叫道：

“滚出去，阿列克谢！把门关上。”

外祖母一把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冲门外喊着：

“你们别怕，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管她，看在基督的面子上，请大家离开这儿吧！这不是霍乱，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迅速跑到了黑暗角落里，躲在一只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不停地翻滚，痛苦地呻吟着，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外祖母也在她身边，跟着她在地上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噢，圣母保佑！为了圣父圣子，瓦留莎^[1]，坚持住，忍耐一下！”

我惊惧无比。太可怕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的地板上忙成一团，来回碰他，唉声叹气，喊叫着，可他无动于衷，一动不动，似乎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有好几次试图站起来都又倒下去了，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软绵绵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在地上翻滚，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响亮的啼哭声！

“噢，荣耀归于主，是个男孩！”说罢外祖母点着了蜡烛。

后来发生的事我就记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

记忆中接下来的第二个镜头，是荒凉坟场上的一角。天下着雨，我站在滑溜的满是泥泞粘土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慢慢地放进墓穴。穴底都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外祖母，还有浑身淋湿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晦暗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警察不耐烦地命令，他走到一旁去了。

外祖母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捂着脸。乡下人立刻弓着背拿起铁锹，急忙往墓穴里撒土。土打在水里啪啪直响，那两只青蛙迅速地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开始向穴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拉了拉我的手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因为我还不想离开。

“唉，你真是的，主啊！”我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主。她低着头，长久地默默地站在那儿，墓穴已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

[1] 瓦留莎，高尔基母亲的小名。

动不动。

刮起风来，淅淅沥沥的雨停了。两个乡下人使劲用铁锹拍平地，拍得砰砰响。外祖母挽着我的手，领着我穿行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呢？爸爸死了应该大哭一场才对！”当我们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问我。

“我不想哭。”我说。

“噢，不想哭，那就用不着哭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而绝不会因为疼痛或其他原因。因为我一流泪，父亲就会取笑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满是泥泞而肮脏蜿蜒的街道上走。街道两边伫立着的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跳出来吗？”我问外祖母。

“也许爬不出来了，”她回答，“可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不要紧！”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而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几天以后，外祖母、母亲和我一起搭上了一艘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准备回外祖母家。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夭折了，裹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像马眼睛一样圆鼓鼓的狭小的窗户向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着泡沫的混浊的水迅速地不断后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舔舐着窗户。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上。

“噢，孩子别怕！”外祖母说，用她那双温暖的软绵绵的手把我抱了起来，再次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浓雾茫茫，灰蒙蒙的湿雾几乎弥漫整个视野，远方偶尔现出一片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和河水之中了。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只有母亲，脸上没有表情，双手枕于脑后倚着船僵直地站着，像木偶一样一动也不动。她面孔阴暗，像瞎子一般双眼紧闭，一声不吭。她似乎完全变样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也变得不一样，我觉得母亲越来越像陌生人。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最好吃一点儿东西吧，哪怕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似乎没听见，沉默着，依旧无动于衷。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总是轻言细语的和声和气，和母亲说话声音就

高点儿，可不知为何也小心翼翼，似乎有些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多少有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和外祖母显得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那个水手呢？”母亲突然愤怒地大声吼道。

萨拉托夫？水手？母亲所说的话令人不解。

接着走进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裳，手里拿着个小木匣子。外祖母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装好后，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慢慢地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才能挤过那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犹豫着，有点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俩消失在了门外了。我还留在舱里，上下仔细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怎么样，你的小弟弟死了，是吗？”他弯下身问我。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呢？”

“那是个城市名字。你看窗户外面，那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闪出向后移动着的黑土地，昏暗而陡峭的土地上弥漫着雾气，好像是刚从圆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大片面包片。

“外祖母到哪去了呢？”

“去埋葬外孙子去了。”

“把他葬在地下吗？”

“那还用说！葬在地下。”

我向他讲述埋葬父亲时，我看见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来，紧紧地搂着，亲了亲。

“啊，孩子，有些事你还不懂，长大你就知道了！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汽笛在我们头顶呜呜地响了，船要靠岸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鸣笛，所以并不害怕。那个水手听到鸣笛声急忙放下我，拔腿便飞奔出门，边跑边说：“要快跑！”

我也想跑，于是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跑了出来。我走到门外，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的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我往上看，看见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向外走。显然他们要下船了，那我也该下轮船。

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这是谁的孩子啊？你是谁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有好一阵子，人们摸摸我、拍拍我、扯着我的衣服，使我有点无所适从。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解释说：

“噢，他是从舱里溜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舱里，把我塞在行李和包袱中间就走了，一面用手指指着，吓唬我说：

“如果再乱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无意识地呆坐着。终于头顶上喧闹的脚步声、人声消失了，周围渐渐静下来，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也不再打颤。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光线顿时暗了，舱里漆黑一片，行李好像都发胀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难道我就永远地被抛弃在这空荡荡的船上吗？

我走到门跟前，试着去开门，却打不开，铜门把手根本就拧不动。我抓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出全身的劲向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砸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十分沮丧，合衣躺在包袱上，嚤嚤地哭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噙着泪水进入了梦乡。

清晨，轮船噗噗的颤动声把我惊醒，舱窗明亮亮的，像个小太阳。外祖母已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梳头，并且不停地咕哝着喃喃自语。她的头发特别浓密，密密层层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垂到地上，乌黑油亮，泛出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悬空提挽起来，费力地把那把稀齿木梳插进厚发络里。她的嘴唇无意识地歪扭着，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闪动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映衬下显得又小又滑稽。

她今天明显地不高兴，然而我问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

“这看来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讨厌的密密的头发！年轻的时候，这一把马鬃可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现在我诅咒它！睡吧，我的孩子，天还早呢，太阳睡了一觉才刚起来！”

“我不想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她立刻就同意了，一边编着辫子，一边看了看沙发上躺着的母亲，母亲脸朝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身体僵直像根绷紧的弦。“好了，你偷偷地告诉我，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

她说的话温和甜蜜，就像从心里唱出的歌，它们像鲜花那样温柔、明亮和鲜艳，所以每个字都深入了我的记忆。她微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圆圆地睁着，像两颗黑樱桃，闪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

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雪白而坚固的牙齿，脸颊虽然有点灰暗，皱纹纵横，可仍然显得年轻而有神采。但这面孔却被软塌塌的大鼻子、上面红鼻尖和胀大的鼻孔给破坏了。她有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并且也总是穿黑色的衣服，像一个黑色的皮球。但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让人感到温暖的阳光，那是从她内心射出的永不熄灭的、快乐的光芒。她胖胖的，有点背驼，举止却像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沉睡，而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迎来了光明，还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她很快成为了我永远的朋友，也成为我最了解、最信任的人，我与她是最知心的朋友！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充满了力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活的勇气！

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缓地前行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我和外祖母一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秋高气爽，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着，两岸的秋色浓郁，像铺展着一块块金晃晃的锦缎，一片丰收前景象。桔红色的轮船溯江而上，轮桨有节奏地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轰轰作响。轮船后面牵引着一艘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就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船移景走，两岸的景致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变化，青山好像大地盛装上的艳褶，城市、乡村远观宛如一块块摆在远处的点心，水面上飘转着金色的秋叶。

“啊，好美啊！”外婆不由地感叹道。外祖母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她偶尔停住，立在那儿，凝视着远方的河岸，两手交叉于胸前，面带微笑，眼里却噙着泪水。我拽了拽她的黑裙子。

“噢，我仿佛在打盹，做起梦来了！”她颤抖了一下。

“你为什么流泪啊？”

“亲爱的宝贝，我是喜极而泣啊！我年纪大了，你知道，我的岁月已经经过整整六十个轮回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其中有扶弱济贫的强盗，有妖魔鬼怪和飞禽走兽，也有圣人贤士等。

她的声音很低，俯下身子，她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脸，神秘地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正从她的眼睛里往我的眼睛里注入某种令人兴奋的力量。她讲得自然流畅，说话像唱歌一样非常好听，我入神地听着，百听不厌，

永不满足，每次她讲完了，我总会要求说：

“再讲一个！”

“好，好，再讲一个！”

“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炉灶里，面条不小心扎进了他的脚心，他疼得东倒西歪地哼叫：‘哎哟，疼死了啊，我受不了了，小老鼠！’”

外祖母一边讲着，一边抬起一只脚，双手握住它，悬空晃来晃去，假装万分痛苦的样子，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可怜的灶神。

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他们都是蓄须的身材高大的男人。他们站成一圈，一面听一面笑。他们也赞扬外祖母讲得好，同样要求：“再讲一个，老太太！”

然后他们都说：“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和香瓜。不过这一切都只能暗中进行，因为在船上有一个古怪的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如果被看见，他会毫不客气地夺过水果并扔到河里去。这个人穿的衣服颇似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几个铜扣子，整天像喝得醉醺醺的醉汉，大家只好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上甲板上来，她总是躲着我们，独自沉默着。她身材高大挺拔，脸孔灰暗，粗大的浅色辫发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永远沉默着，好像有一层无法突破的雾或者透亮的云笼罩着她，她那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从旁侧冷漠地观察着人世。

她曾经不高兴地严肃地告诫外祖母：“妈妈，大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才不在乎，尽管去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外祖母毫不在意地回答。

我还清晰地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她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快看，啊，好美啊！那就是尼日尼，天啊，像不像仙居？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兴奋得几乎流泪，央求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去看看啊？你可能把这地方遗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起来的！”

母亲顺从地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停在了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数百根尖尖的桅杆耸向天空。一只载满了人的船靠拢轮船，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

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走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有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行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黑色长衣，胡子是金黄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了一声，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他抱住母亲，急忙用那通红的手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尖厉地喊着：

“噢，傻孩子，发生什么事啦？原来是这么回事……唉，你们这些人啊！”

在这同时，外祖母则像个旋转起来的飞转陀螺，转眼工夫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急忙地介绍着：

“噢，快快，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这是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位表姐叫卡捷琳娜！我们都是一家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多？”

外祖父问外祖母：“身体现在还好吧，老妈妈？”他们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中拽了出来，按着我的头问：“你是谁啊？”

“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我如实回答。

“噢，天啊，他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外祖父皱着眉头，转过头问我母亲，没等我继续回答，就猛地一把推开了我说道：

“啊，看看，颧骨长得跟他爸爸如出一辙！好了，大家下船吧！”

大家下了船，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陡峭的路两侧长满了枯黄凌乱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外祖父个子矮小，刚够到母亲的肩膀，他走路很快，步子细而快，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似的，高出外祖父一个头，从上方俯视着他的父亲。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服服帖帖，他像外祖父一样干瘦干瘦的；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卷曲着。紧跟着是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胖的女人，六个孩子跟在最后面，都默不作声。和我走在一排的是外祖母和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小个子舅妈脸色苍白，蓝眼睛，挺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很吃力，常常要停下来喘气。

“哎哟，我实在走不动了！”她气喘吁吁地低声说。

“唉，他们为什么惊动你？真是愚蠢！”外祖母气忿忿地说道。

不论是大人或小孩，我都不喜欢。走在这群人中间，我感到很孤单，总觉得自己是外人，连外祖母好像也变得跟我疏远了似的，失去了原先的光彩。

起初，我就最不喜欢外祖父，我能感受到他身上对我的敌意。我对

他又有点畏惧，又有点好奇。

上了河岸，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一所低矮的平房大院，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变淡且变得非常肮脏了，房檐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凸出来的。如果仅从外观来看，你会觉得里面空间很大，可实际上，里面被分成了一间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非常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人，并且好像都饱含怨气，大家怒气冲冲地来回穿梭，孩子们则像一群觅食的麻雀乱窜乱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从未闻到过的刺鼻的味道。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里也让人颇不愉快，挂满了整幅的湿漉漉的布，随地都放着水桶，里面稠乎乎的水呈五颜六色，都浸泡着布。墙角的一个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房子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正旺，火上的大锅里什么东西沸腾了，咕嘟嘟地一个劲儿地叫响，蒸汽里听见一个人在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第2章

一种浓厚的、色彩斑驳的、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奔流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其诚实的天才美妙地讲述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回想起那段日子，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不断安慰自己说是我记错了，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可事实终究是事实。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太多。

但真理比怜悯更高，我在此叙述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而是在讲那些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其中许多恐怖景象，普通的俄国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炽热的仇恨的浓雾，大人都中了仇恨之毒，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就是孩子们，也不明就理前仆后继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后来从外祖母口中，我得知，母亲和我初来乍到时，她的两个弟弟正坚决地要求外祖父分家单过。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里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而紧迫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更

为尖锐。他们害怕母亲向外祖父要回本为她准备的，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结婚而被扣留的她应得的嫁妆。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其他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设染坊，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等，他们彼此毫不退让，无情地争吵不休。

我们刚来没多久，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毫无预兆地，两个舅舅忽地都站了起来，把身子探过桌子，冲着桌子对面的外祖父狂吼，哆嗦着齜着牙，疯狂得像是发疯的狗。外祖父用羹勺用力地敲着桌子，气得满脸通红，公鸡打鸣似地叫着：

“分文不给，都给我乞讨去！”

外祖母痛苦得面孔都变样了，无奈地说：

“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得干干净净，也好落得耳根清静，免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住嘴，都是你平时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直放光，他个头虽小，声音却出奇的洪亮，震耳欲聋。

我的母亲从桌旁站起来，缓步挪到窗前，背过去不看大家，默不作声。

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扬起手对着他弟弟的脸打了个耳光！弟弟大叫一声，揪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扭作一团，翻滚着，发出一片喘息、呻吟、辱骂的声音。

孩子们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怀孕的纳塔利娅舅妈竭力喊着、劝着，我母亲抱着她，把她拖走了。永远面带笑容的麻子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子都弄倒了，舅舅们现在都被制服了：“小茨冈”^[1]，一个年轻力壮宽肩膀的学徒工，骑上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而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一个秃顶的戴眼镜的大胡子，毫不费力地用毛巾捆着他的手。

舅舅气呼呼地喘着粗气，被牢固地按在地板上，伸长了脖子，稀疏的胡子都扎进了地板缝里。外祖父捶胸顿足地呼天抢地：“何苦这样？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战争伊始，我就吓得跳到了炕上，我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惊恐地看着他们扭打。外祖母拿着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去脸上的斑斑血迹，他生气地哭着，气得直跺脚。外祖母痛心疾首地说：“野种们，该清醒清醒了！”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拽到肩膀上，看着所有人，对着外祖母没有好气地叫着：

[1] “小茨冈”学徒伊凡的外号。

“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躲到了角落里，颤颤抖抖地号啕大哭：

“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在她跟前发待，望着桌子。桌上的东西全给碰翻了，流了一桌子水。看看满屋狼藉，他低声说：

“老婆子，你可注意点，看着他们一点儿，别让他们欺负瓦拉瓦啦！”

“啊，愿上帝保佑，快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外祖母的个头比外祖父高，她用手掌抱着外祖父的头，亲了亲他的前额，外祖父的脸贴到了她的肩上。

“唉，看来只得分家了，老婆子！”

“那就分家吧，老爷子！”

他们俩轻声细语地议论了很久，起初谈得甚是融洽，可到最后，不知为何外祖父又像准备斗架的公鸡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

他用脚搓着地板，指着外祖母，大声叫道：“行啦，我知道你比我疼他们！可是你看看你养的都是些什么样子的儿子，米什卡^[1]是个没心没肺的笑面虎，雅什卡则是个共济会员！他们早晚会把我的家产挥霍一空！”

我在炕炉上紧张地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它稀里哗啦地顺着炉梯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脏水盆里。

外祖父一个箭步冲过来，一下子跳到炉梯上，把我拎了起来，死死盯住我的脸，那神情好像初次见到我似的：“谁让你待在炕炉上的？是你妈吗？”

“我自己。”我战战兢兢地说。

“撒谎。”

“我没有撒谎，是我自己上去的，我刚刚害怕。”我辩解道。

他使劲戳我的额头，轻轻地用手掌拍了我一下，又一把把我丢在了地上。

“活像你爸爸！快滚！”

我高兴地迅速逃离厨房。

不知为何，我看得很清楚，外祖父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总注视着我，我非常害怕他。我想方设法躲开他那对火辣辣的眼睛。他脾气太坏，从不与人为善，不论对谁讲话，总在嘲弄别人，摆出一副挑战的阵势来极力惹对方生气。

[1] 米哈伊尔的爱称。